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一把英雄泪

撰稿 | 西风独自凉

好莱坞属于进步自由派的重灾区，两部近年来罕见的佳作在奥斯卡颗粒无收：《佛罗里达乐园》（2017）挑战儿童保护的政治正确，《巴斯特·斯克鲁格斯的歌谣》(2018) 不仅没有土著拯救白人的鸡汤，还涉嫌丑化土著和“身体受到挑战者”，政治严重不正确！因此，《理查德·朱维尔的哀歌》（2019）仅获得一项奥斯卡安慰性质的女配提名（也没得奖）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
1996 年 7 月 27 日晚，作为亚特兰大奥运会庆祝活动的中心，百年奥林匹克公园人山人海，保安理查德·朱维尔发现一个背包里藏有三枚炸弹，马上通知警方，并开始疏散人群。片刻，炸弹爆炸，炸死两人，100 多人受伤。

朱维尔的果断行动避免了更大的伤亡，一个无名小卒至少拯救了上百人的生命，成为令亲朋自豪的英雄。然而，仅过三天，朱维尔的噩梦降临，从英雄变成恐怖分子嫌疑人。在 FBI 的策划下，朋友来他家吃饭都藏着窃听器。在进步自由派的眼中，朱维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想当英雄的可笑牛仔，吹毛求疵，爱出风头，“试图以轻微违法写出史诗般的警察报告”。

玩枪战游戏，朱维尔得分很高，他本身就是一个神枪手，职业理想是做 FBI 特工，保护他的国家和人民，这让他的律师朋友都觉得古怪和肉麻，瞬间让人想起伊斯特伍德《美国狙击手》引发笑场的台词：“保卫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。”在进步自由派看来，不让政府伤害祖国才是唯一正确的爱国方式。

FBI 向《亚特兰大宪法报》透露朱维尔有重大嫌疑，24 小时监控，乖乖，这下可了不得，媒体如获至宝，捕风捉影的报道和犯罪心理侧写铺天盖地：朱维尔人生失败，一心想搞大新闻、逞英雄！朱维尔是自由派媒体最厌恶的那种保守派青年，肥胖、妈宝男，家中的武器足以装备一个排。FBI 将他家搜了个底朝天，一次不够就两次，连他母亲的保鲜盒都不放过。客观而言，严密监控和搜查嫌疑人都是 FBI 的职责所在，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就故意泄露怀疑对象，记者蜂拥而至，给朱维尔母子带来极大的困扰和痛苦。

面对媒体审判，母亲哭了：“我无法保护你。”朱维尔也在流泪：“对不起，妈妈，应该是我来保护你。”

1996 年 10 月，朱维尔总算洗清了罪名，开始起诉那些诽谤自己的媒体。1997 年 7 月，美国司法部长公开表示，FBI 不该泄露案件信息给《亚特兰大宪法报》，应当向朱维尔表示歉意。2001 年，朱维尔被授予印第安纳州卡梅尔独立日游行大元帅的称号，成为“无名英雄”的象征。2003 年 5 月 31 日，制造了百年奥林匹克公园等多起爆炸案的恐怖分子鲁道夫被捕。2006 年，佐治亚州州长桑尼向朱维尔表示敬意，感谢他在爆炸案中的救援行动。2007 年，朱维尔因病去世，年仅 44 岁。母亲认为，儿子之所以英年早逝，与媒体审判带来的身心伤害密切相关。

《理查德·朱维尔的哀歌》不仅是朱维尔的英雄泪，也是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对进步派的强烈抗议：欧美媒体和大学、政治精英，塑造了一种弱即正义的社会氛围。从艺术品质而言，《理查德·朱维尔的哀歌》不算伊斯特伍德最好的作品，但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中为真正的弱者呐喊，对进步自由派嗤之以鼻，这是一个老牛仔最后的倔强。